

贸易中介提升了本土企业的生存能力吗

——基于中国出口微观数据的研究

葛新庭 谢建国

摘要：贸易中介为间接出口商提供了从事对外贸易的机会，但由于间接出口商和直接出口商的出口效应不同，对企业存续的影响可能相异。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模型，研究了贸易中介对中国本土企业存续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借助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不仅无法从海外市场获益，反而损伤了企业生命力，直接出口才能降低生存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间接出口企业实现向直接出口模式的转变，会对企业存续产生积极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贸易中介导致间接出口企业可变成成本提高，对企业生产率和单位利润起到抑制作用，继而增加企业生存风险。研究结果表明：（1）未达到间接出口阈值的企业选择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只会产生负效应，依据自身生产率条件选择合适的贸易模式是本土企业参与国际化的正确策略；（2）一味地依靠贸易中介间接出口无异于“温水煮青蛙”，只有实现出口模式转换，真正参与国际市场，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守得一席之地。

关键词：贸易中介；贸易模式；企业存续

[中图分类号] 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2) 11-0123-16

引言

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和微观基础。作为经济活力的主体，企业在加快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稳定就业，增加国民福利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中国企业的平均存活时间较短，2013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近一半的企业存活时间不超过5年，大部分企业在第三年进入生存危险期，中小企业的平均存续期仅为2.5年。短暂的生存时间

[收稿日期] 2022-05-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要素生产与要素创造的大国贸易利益分配：逻辑、动力与测度研究”（720730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优势迁移、生产重构与大国贸易利益分配：机制、影响与评估”（20YJA790074）；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开放经济体系构建研究”（19EYB003）

[作者信息] 葛新庭：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谢建国（通讯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电子信箱 xjg@nju.edu.cn

使企业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盛斌和毛其淋，2015^[1]；吴清扬和姜磊，2021^[2]）。贸易与开放无疑是影响企业存续的重要因素。于娇等（2015）^[3]比较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存续时间，发现存活期超过10年的企业中，出口企业占比高达74%。吴小康和于津平（2014）^[4]研究了外资参与对企业存续的影响，认为外资直接参与和间接溢出均可延长工业企业存续期。蒋纳和董有德（2019）^[5]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降低了其生存风险，OFDI企业的境内平均生存时间为6.15年，投资于发达国家和研发型OFDI的风险抑制作用更强。

贸易中介是企业实现间接进出口的桥梁，是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重要途径之一。据统计，中国约22%的出口贸易和24%的进口贸易是由贸易中介完成的（Ahn et al.，2011^[6]；Defever et al.，2020^[7]）。但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中介并未有太多关注。自加入WTO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以降低贸易壁垒为目标的自由化改革，直接出口的成本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企业直接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但这并没有引起贸易中介数量的下降。据綦建红和李丽（2016）^[8]的研究，中国2002—2006年贸易中介的数量稳步上涨，从9646家增长到37024家。毛毅（2014）^[9]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发现，2002—2012年间接出口企业比重增长4.08%。理论上，一方面，贸易中介的存在便利了企业的进出口行为，为国内企业提供从事对外贸易的机会，并且不会产生与直接出口相关的成本；但另一方面，贸易中介的存在也可能扭曲企业盈利能力（诸竹君等，2019）^[10]，传递外部风险，间接出口商获得较低的可变利润，这会加速企业消亡。那么，贸易中介的存在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存续？贸易中介的存在如何影响企业的存续，其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与解决对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企业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贸易是影响企业存续的重要因素，关于出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于娇等（2015）认为出口行为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存率，但是过度依赖出口可能会产生相反的作用，低出口强度的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适时进入海外市场有利于延长生存时间。Dzhumashev等（2016）^[11]认为企业通过出口参与国际市场会产生“竞争效应”和“互补效应”，这两种效应都会影响企业生存率，但是生效的时间点不同。在出口初期，出口商特别容易受到冲击，随着出口时间增加，出口商比非出口商更多地在生产率提升上获益，企业生存风险降低。Namini等（2013）^[12]认为，全行业出口的增加加剧了生产中出口商对密集使用要素的竞争，这将导致出口商利润的降低，其中一些出口商可能被迫退出。虽然出口对企业存续的影响可能存在双面效应，但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只有从出口这一过程中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才有利于企业增强生存能力。关于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多数学者支持进口有利于企业生存的观点。Wagner（2013）^[13]基于德国制造业微观数据，分析了出口、进口以及双向贸易对企业生存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和双向贸易对企业生存具有积极影响。许家云和毛其淋（2016）^[14]认为中间品进口显著提升了企业生存率，但效应受到中间品质量的影响，只有进口中高质量产品才能起到延长企业经营

时间的作用。刘海洋等(2017)^[15]发现进口中间品对延长企业生存时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来源于高收入地区的中间品和高技术复杂度的中间品对企业生存延续有更强的刺激作用。李淑云等(2018)^[16]认为进口有利于延续企业生存时间,但与出口行为不同,随着进口强度的增加和进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企业生存风险会逐渐降低。

贸易中介是指从海外供应商购买,转售买方或促成双方交易的经纪代理人(Spulber, 1996)^[17],基于该定义可知,贸易中介的基础职能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与潜在的贸易伙伴达成合作(铁瑛和刘逸群, 2021)^[18]。Crozet等(2013)^[19]认为,贸易中介可以进入较难进入的市场,帮助低效率的企业实现出口,从而增加了出口产品种类,也可以帮助生产率未达到出口阈值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Lu et al., 2017)^[20]。Abel-Koch(2013)^[21]发现出口新产品的企业更偏向于利用贸易中介。在规模小、征收风险大、合同可执行性差和文化差异明显的市场,贸易中介也更受青睐(Bernard et al., 2010^[22]; Felbermayr and Jung, 2011^[23])。刘慧和綦建红(2018)^[24]发现贸易中介能够有效缓解目标国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Poncet和Xu(2018)^[25]发现,贸易中介虽然降低了出口的固定成本,但会增加可变成本,降低企业的出口收入。Akerman(2018)^[26]认为,中介将出口的固定成本分摊到一种以上的货物上,但必须在采购价格上额外加价以支付这些固定成本。贸易中介处理货物的可变成本增加,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制造商最终的出口收入还是会减少。在Felbermayr和Jung(2011)的模型中,贸易中介使生产商以更低的固定成本进入海外市场,但间接出口的收入更低,这是由贸易中介与出口商不完善的合同造成的。然而贸易中介在征收风险高、合同摩擦强和产品差异程度低的情况下普遍存在。

上述研究发现,不同的贸易模式对企业存续的影响不尽相同,尤其出口对企业存续的影响仍存在争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直接出口商与间接出口商的出口效应不同,贸易中介作为间接出口的渠道,在其中的作用未受到关注;在贸易中介的相关研究中,现有文献更多分析了贸易中介在便利出口中的作用,而其对企业存续的影响鲜有关注。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拓展出口对企业存续影响的研究,根据出口模式划分出间接出口,考虑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的影响,并且在使用熵平衡匹配、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两步法克服企业自选择后,对贸易中介与企业存续的关系进行分析;(2)引入出口模式动态转换,通过捕捉企业出口模式的转换状态,更有效地刻画不同出口模式对企业存续的异质性影响,弥补了单一静态研究的不足;(3)进一步讨论了生产率在其中的作用,为企业参与国际化行为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企业持续经营的关键是在竞争市场上保持较高的生产率和稳定的获利能力,贸易中介的实质是为国内企业进入境外市场提供渠道。因此,探究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的影响,实质上要说明间接出口商通过贸易中介进入海外市场是否能实现生产率的提升和利润的积累,以及这种间接出口行为会对其生存期限产生的影响。

首先,分析出口行为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基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出口对企业生存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出口使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扩大,从而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更进一步,“出口中学”效应也促使企业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从而延长企业生存时间。另一方面,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外来者劣势使出口企业的风险提高。间接出口商需要通过贸易中介使其产品进入海外市场,那么间接出口的经济效应和直接出口便有所不同:一方面,贸易中介能够有效降低信息搜索和匹配成本(Ahn et al., 2011),节约了间接出口企业联络客户、市场营销和运输仓储的成本(蒋冠宏, 2016)^[27],从而极大缓解间接出口商进入他国的固定成本压力,为相对低效率的企业提供了出口机会;另一方面,借助贸易中介出口在降低企业出口固定成本的同时会影响企业价格的制定,研究显示贸易中介的双向价格加成不仅导致间接出口企业更低的加成率,而且国外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会提高,由此引起国外需求数量和流向生产企业的利润双重下降,贸易中介最终导致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收益扭曲(Abel-Koch, 2013),出口的可变成本提升。具备盈利能力才是企业持续生存的必要条件,虽然间接出口商通过贸易中介将产品输入到海外市场,从而扩大生产规模,但是被贸易中介分割的利润难以支持企业进一步扩张与升级,对企业生存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保持相对较高的生产率是企业持续经营而不被市场淘汰的关键,“出口中学”效应是出口企业学习先进技术,提升生产率的重要途径。直接出口企业与海外市场直接对接,对国际环境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波动更为敏感,能够在直接出口的过程中将海外营销经验积累转化为企业内部无形资产。但是“出口中学”效应的实现通常受到企业自身吸收能力的制约(戴觅和余淼杰, 2011)^[28],企业达到吸收能力的门槛才能敏锐地识别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实现有效的吸收和学习(张楠和吴先明, 2020)^[29]。出口模式选择存在生产率排序,通常间接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直接出口企业,在技术吸收能力上的表现欠佳,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弱于直接出口企业。间接出口企业通过第三方贸易中介进入海外市场,不会与海外消费者直接接触,也不会雇佣外国市场的员工,知识的传递可能不如直接出口有效(Bai et al., 2017)^[30]。因此,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模式难以直接接触国外先进的技术,加之其自身对知识的吸收能力较差,便难以在间接出口的过程中实现“出口中学”效应。贸易中介是间接出口企业海外知识获取的唯一渠道,为间接出口企业传递出口信息,但当制造商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就会解雇中介机构,直接向外国市场出口,贸易中介为维持在渠道中的地位,防止被替代,就会限制出口知识转移,“出口中学”效应因此大打折扣。

此外,国际市场的竞争往往更加激烈,间接出口企业虽然未直接暴露在海外市场,但其生产环节已经嵌入全球产业链,由于间接出口企业并非直接参与国际经营,与直接出口企业相比对国际市场环境的敏感度更低,因此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捕捉能力更差。贸易中介的存在延长了整个供应链,根据“长鞭效应”,市场需求变动会沿着供应链放大,因此间接出口企业可能面临更大的出口波动,贸易中介的存在便放大了出口的风险。如果贸易中介和间接出口企业没有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

则间接出口的企业不仅面临外部需求风险，还要承担契约不完全导致的风险。

综上所述，贸易中介导致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收入扭曲以及其对企业出口知识获取的限制和出口风险的放大导致企业出口的可变成本上升。当贸易中介的议价能力更强时，制造商的出口利润份额会更低（唐跃军，2009）^[31]，扩大生产和生产技术改进的投资因此减少，企业规模扩大和生产率提升受阻，低效率企业可能陷入低端锁定困局，甚至被迫退出市场。因此，间接出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与直接出口存在较大差异，贸易中介直接影响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降低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存风险，而可变成本增加导致利润受损、生产率提升受限，不利于企业持续生存。据此，提出本文以下假说。

假说：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不利于企业持续生存，贸易中介不仅扭曲企业出口收益，限制出口知识获取，还会放大外部风险，进而对企业存续产生负面影响。

三、数据处理与企业生存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针对企业生存分析数据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处理，做出如下几点说明：（1）数据删失问题。成立于2000年之前的企业，在2000年之前的生存状况无法得知，导致数据左删失，本文将成立时间早于2000年的企业删除；如果企业在样本观测期结束的2013年仍未退出市场，之后的企业生存状况也未知，导致数据右删失，本文使用生存分析方法对样本进行估计以解决右删失问题；使用贸易中介的企业可能实现动态转换，即 t 年企业间接出口， $t+1$ 年转变为直接出口，出口模式转换导致右删失，生存分析模型同样可以解决。（2）样本期间为2000—2013年，涉及到2011年工业企业数据统计口径的变化，会有一部分企业因销售额未达2000万门槛而退出数据库，同时涉及2004年放开自营进出口权的改革和2008年金融危机，本文分别使用2000—2010年、2005—2007年数据做稳健性检验。

（二）变量界定与说明

根据以往研究和现有数据的情况，使用企业层面数据识别贸易中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匹配海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界定企业出口模式的方式识别使用贸易中介的企业，认为间接出口企业即使用贸易中介的企业。具体方法为：在海关出口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中同时出现的企业为直接出口企业；在工业企业数据中有出口记录，但未在海关出口数据中出现的企业为间接出口企业；在工业企业数据中没有出口记录且未在海关出口数据中出现的企业为纯内销企业（Bai et al., 2017；刘海洋等，2020^[32]；诸竹君等，2019）。另一种是将企业名称中包含“贸易”“经贸”“外经”“科贸”等关键词的企业识别为贸易中介（Ahn et al., 2011；铁瑛和刘逸群，2021），然后计算行业层面、地区层面或行业—地区层面贸易中介的密度，按照划分的维度投射到企业层面，以此衡量贸易中介对本土企业的影响程度。前者的优点在于，通过出口模式识别贸易中介可以更加细化和准确地与企业生存数据匹配，因此本文主要使用第一种通过出口模式识别贸易中介的方法。

此外,简单地将间接出口企业识别为使用贸易中介的方法可能存在偏误,如果企业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公布的出口交货值明显大于海关统计的该企业各产品出口加总数据,就意味着这个差额不是简单的统计误差所能解释的,表明该企业既直接出口,又依托贸易中介间接出口,那么原来的区分方法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出口贸易中介的作用。为避免对出口贸易中介的低估,稳健性检验中,一方面在原有的直接出口企业中进一步划分出混合出口企业^①;另一方面使用行业层面的出口贸易中介占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避免识别过程中产生的偏误^②。

(三) 企业生存分析

依据 Namini 等 (2013)^[33],将企业生存时间定义为企业出现在工业企业数据库直到退出经历的时间,采用生存函数估计中国企业持续生存时间的分布特征。用 T 表示企业的生存时间, $S_i(t)$ 表示企业生存时间超过 t 年的概率,使用 Kaplan-Meier 乘积限估计式表示生存函数的非参数估计:

$$S_i(t) = P(T_i > t) \quad (1)$$

$$\hat{S}_i(t) = \prod_{j: t_j \leq t} \left(\frac{n_j - m_j}{n_j} \right) \quad (2)$$

其中, t_j 为企业退出的时间, n_j 为在 $[t_{j-1}, t_j)$ 存活而面临生存风险的企业数, m_j 表示退出市场的企业数。风险函数 $h_i(t)$ 表示企业在 $[t_{j-1}, t_j)$ 退出市场的概率,风险函数的非参数估计可以表示为:

$$h_i(t) = P(t-1 \leq T_i < t | T_i \geq t-1) = \frac{P(t-1 \leq T_i < t)}{P(T_i \geq t-1)} \quad (3)$$

$$\hat{h}_i(t) = \frac{m_j}{n_j} \quad (4)$$

结合上文对出口模式的划分,如图1所示,我们画出了三种出口模式企业的KM生存函数图。从时间趋势上看,企业生存函数随时间推移逐渐变得平缓;对比三种类型企业,直接出口企业的生存函数位于最上方,接下来是纯内销企业,最下方为间接出口企业,说明直接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最低,间接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最高,只有直接出口行为才能延长企业生存时间,间接出口即通过贸易中介出口可能无法延长企业生存时间,甚至会提高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

虽然生存分析模型可以解决出口模式转变导致的右删失问题,能够准确评估贸易中介对企业当前生存风险的影响,然而任意一家企业是否选择贸易中介是一个内生选择的结果,如果贸易中介的存在暂时对企业生存不利,企业便会迅速做出调整。为此,我们引入出口模式的动态选择,首先标记三种出口模式,直接出口标记为“1”,间接出口标记为“2”,纯内销标记为“3”,然后对出口模式转换进一步

^①混合出口企业指既直接出口,又依托贸易中介间接出口的企业,参考刘卉和王永进(2021)^[34]的出口模式划分标准,将工业企业数据中出口规模大于海关数据中出口规模的企业识别为混合出口企业。

^②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询”栏目查阅、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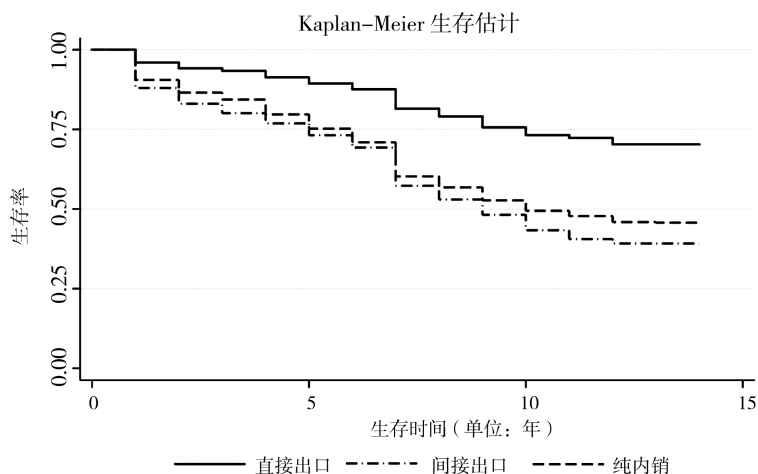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出口模式的企业生存函数

分类, 当企业由内销转为直接出口时, $change31$ 赋值为 1; 当企业由间接出口转为直接出口时, $change21$ 赋值为 1; 当企业由内销转为间接出口时, $change32$ 赋值为 1。引入出口模式动态转换的 KM 生存函数如图 2 所示, 直接出口企业、间接出口企业和纯内销企业的生存风险排序未发生改变; 与预期一致, 纯内销企业转变为直接出口 ($change31$), 间接出口企业转变为直接出口 ($change21$) 后, 生存率明显提升; 纵向对比三种动态转换类型, $change31$ 的 KM 曲线位于最上方, $change21$ 次之, $change32$ 最后, 表明无论企业从何种出口模式转向直接出口都有效地降低了生存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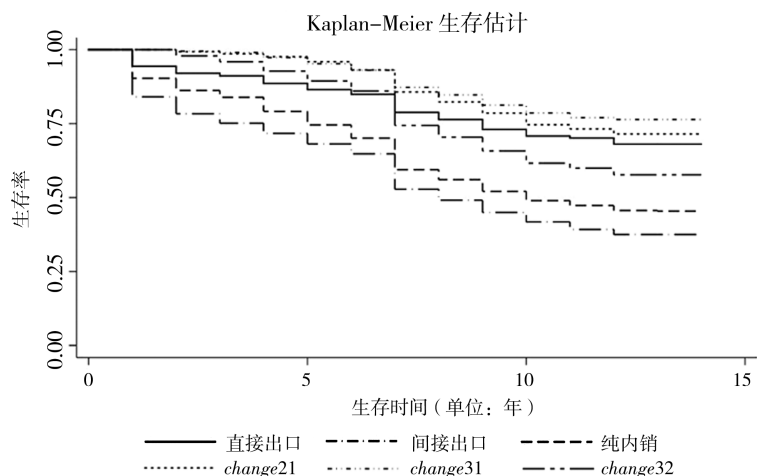


图2 考虑出口模式动态转换的企业生存函数

企业生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可能同企业类型、企业规模、财务状况、市场环境等因素相关, 非参数估计可能无法精准分析贸易中介在企业存续中的作用, 接下来本文利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更严谨的参数估计。

四、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 实证研究设计

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和本文的研究目标，模型的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ln h(t, X) = \ln h_0(t) + \beta_1 \text{indirect} + \beta_2 \text{direct} + \sum \gamma \text{cov} \quad (5)$$

其中，*indirect*表示企业是否使用贸易中介，用企业是否进行间接出口表示，如果企业存在间接出口行为，则*indirect*取1；*direct*表示企业是否直接出口，如果企业直接出口，则*direct*取1； β_1 与 β_2 分别反映了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企业当期的危险率，若为正则表示间接出口与直接出口企业当期的危险率高于纯内销企业，反之则危险率低于纯内销企业^①。*cov*代表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设定如下：(1) 企业生产率 (*lp*)，用LP方法计算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生产率是决定企业存续的关键因素，预期系数为负；(2) 企业年龄 (*lnage*)，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再取对数表示，由图1可知，企业年龄与生存风险为非线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同时加入企业年龄的平方 (*lnage2*) 以反映这种非线性关系；(3) 企业规模 (*Scale*)，用员工数目的对数表示，规模小的企业拥有的初始资源较少，生产成本较高，抵御风险能力较差 (张楠和吴先明, 2020)，预期系数为负；(4) 企业杠杆率 (*leverage*)，用企业负债和资产的比值表示，较高的杠杆率可能反映了企业正处在生产扩张阶段，退出市场的概率较小，但债务占比较高也可能反映出企业正处于高风险期，杠杆率的预期系数不确定；(5) 企业出口强度 (*open*)，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企业总产值之比表示，出口强度增加，企业生存的危险率逐渐降低 (于娇等, 2015)，预期系数为负；(6) 市场份额 (*share*)，用企业销售额占2位行业总销售额的比重表示，企业的市场表现与企业生存息息相关 (谢申祥等, 2021)^[35]，也能反映出该企业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预期系数为负；(7) 外资参与虚拟变量 (*foreign*)，如果企业资产中包含外资，则赋值为1，外资参与的企业更便于承接产业转移和吸收先进技术，预期系数为负；(8) 所有制 (*stateown*)，当企业为国有企业时取1，非国有企业取0，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策偏向和地方政府扶持，但政府的干预会加剧企业生存风险 (康妮和陈林, 2017)^[36]，预期系数为正。除此之外，引入年份虚拟变量 (*Year*)、省份虚拟变量 (*Region*) 和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控制时间、地区和行业上的变化对企业生存的影响。

(二) 贸易中介对企业生存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基准回归，检验贸易中介对企业生存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表1第(1)列只加入了企业出口模式虚拟变量，间接出口的系数为正，直接出口的系数为负，初步证据表明直接出口才是有效降低企业生存风险的途径。表1第(2)列中加入控制变量，第(3)列增加了省份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间接出口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直接出口的系数显著为负，该结果表明使用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会增加企业约17.2%的生存风险^②。Cox参

^①根据Cox原理， $e^{\beta} - 1$ 即为出口模式对企业生存率的影响程度。

^② $e^{0.159} - 1 \approx 0.172$ 。

数估计结果证明,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增加了企业退出的风险,降低了企业生存概率,与图1中的非参数估计结果一致。

表1 贸易中介对企业生存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i>indirect</i>	0.164 ^{***} (24.654)	0.312 ^{***} (29.646)	0.159 ^{***} (14.252)
<i>direct</i>	-0.881 ^{***} (-112.698)	-0.633 ^{***} (-65.601)	-0.525 ^{***} (-52.639)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i>Year</i>	否	否	是
<i>Industry</i>	否	否	是
<i>Region</i>	否	否	是
观测值	990 024	986 709	986 709
似然率	-2 366 353.1	-2 318 409.7	-2 014 265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稳健标准误对应的z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若无特殊说明,下表同。

(三) 企业选择问题

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由企业自身的发展规模、财务状况、对外开放水平、经营模式等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同时又决定了企业存续,造成企业自选择问题。Melitz (2003)^[37]认为企业根据生产率选择出口模式,高生产率企业倾向于直接出口,即企业可能因为本身竞争力较差才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那么回归系数就不能真实反映贸易中介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如果间接出口企业本身的竞争力较差,其生产率水平应该低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但是企业生产率核密度图显示间接出口企业生产率水平低于直接出口企业,与纯内销企业基本一致,这排除了间接出口企业竞争力较差的情况^①。为了避免企业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Heckman两步法、熵平衡匹配和工具变量方法做进一步检验。

1. 熵平衡匹配

与其他匹配方法相比,熵平衡匹配是非参数的,不需要指定结果变量的经验模型,因此排除了与经验模型相关的偏误。熵平衡匹配给控制组中的每一个单位赋予非负的权重,将其设计为一个合成控制组,保证了处理组和控制组预处理特征的充分平衡(Neuenkirch and Neumeier, 2016)^[38]。表2第(1)列汇报了基于熵平衡匹配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结果继续支持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会缩短企业存续时间的结论。采用熵平衡匹配克服企业自选择偏误后的实证分析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2. 工具变量法

接下来,本文选取*indirect*的地区—行业均值作为间接出口的工具变量,使用

^①限于篇幅,企业生产率核密度图查阅同前。

工具变量法解决企业选择问题。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在相关性方面,贸易中介的分布具有地区集聚的特性和行业分布差异,因此 *indirect* 的地区—行业均值与企业使用贸易中介出口的成本相关,会影响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满足相关性条件;在外生性方面,地区—行业均值能够剔除企业间接出口中地区—行业层面差异的部分,即避免了与扰动项相关,满足外生性条件。因此,本文认为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如表2第(2)列所示,根据2SLS的回归结果,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对企业退出率的影响为正,增加了企业生存风险,对企业存续产生不利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并且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因此,使用工具变量的实证分析结果继续支持本文的核心结论。

3. Heckman 两步法

本文继续参照 Heckman (1979)^[39] 的做法解决企业自选择问题。首先使用 Logit 模型估计企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的条件概率,然后将逆尔米斯比率(*imr*)加入到基准模型(5)中,通过其显著性判断是否存在自选择偏误。Heckman 两步法的结果如表2第(3)列所示,*indirect* 的系数显著为正,*imr* 也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在纠正企业自选择偏误后,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确实增加了企业生存风险,且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2 企业自选择问题的处理

项目	(1)	(2)	(3)
	熵平衡匹配	2SLS	Heckman 两步法
<i>indirect</i>	0.048 *** (25.636)	0.087 *** (10.168)	0.026 *** (17.183)
<i>direct</i>	-0.047 *** (-34.969)	-0.033 *** (-9.156)	-0.058 *** (-49.4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i>Year</i>	是	是	是
<i>Industry</i>	是	是	是
<i>Region</i>	是	是	是
观测值	887 453	986 709	986 709
R ²	0.291	0.062	0.295
LM 统计量		3.0e+04	
F 统计量		3.0e+04	
<i>imr</i>			-0.023 *** (-3.008)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z 值。

(四) 出口模式动态转换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企业根据生产率选择出口模式,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直接出口,生产率次之的企业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生产率低的企业不出口。企业可以根据生产情况调整出口模式,如果忽略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调整,可能无法全面估计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的影响。因此,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出

口模式调整变量 $change21$ 、 $change31$ 和 $change32$ ，具体如下：

$$\ln h(t, X) = \ln h_0(t) + \beta_1 indirect + \beta_2 direct + \beta_3 change21 + \beta_4 change31 + \beta_5 change32 + \sum \gamma cov \quad (6)$$

基于模型 (6) 的 Cox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发现，加入出口模式调整变量后， $indirect$ 与 $direct$ 的系数符号未发生改变，显示出间接出口对企业存续的负效应和直接出口对企业存续的正效应； $change21$ 、 $change31$ 和 $change32$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在实现出口模式转换后，生存率都显著提升。继续对比三种转换模式的系数可以发现， $change31$ 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大于 $change21$ 和 $change32$ ， $change32$ 系数的绝对值最小。这样的结果表明，企业从间接出口或纯内销转变为直接出口后，生存风险都大大降低；而且由纯内销转为直接出口的企业危险率远低于由纯内销转为间接出口的企业。虽然 $change32$ 的系数也显著为负，但该种出口模式转换降低企业生存风险的效果远小于转变为直接出口模式。表 3 的结果与图 2 的非参数估计结果保持一致。

表 3 企业出口模式动态转换

项目	(1)	(2)	(3)
<i>indirect</i>	0.364*** (52.239)	0.628*** (52.514)	0.454*** (33.950)
<i>direct</i>	-0.648*** (-78.972)	-0.301*** (-27.513)	-0.220*** (-18.482)
<i>change21</i>	-0.852*** (-39.281)	-0.752*** (-34.883)	-0.752*** (-32.508)
<i>change31</i>	-1.005*** (-55.197)	-0.968*** (-52.203)	-0.891*** (-49.069)
<i>change32</i>	-0.823*** (-69.772)	-0.700*** (-57.864)	-0.668*** (-56.641)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i>Year</i>	否	否	是
<i>Industry</i>	否	否	是
<i>Region</i>	否	否	是
观测值	990 024	986 709	986 709
似然率	-2 361 108.2	-2 314 622.4	-2 203 770.1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t 值。

贸易中介具有降低出口固定成本的作用，为未达到出口阈值的企业提供了参与出口贸易的机会，理论上分析，间接出口企业的学习效应低于直接出口企业，但基于数据可以发现，仍然有一部分企业实现了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的转换，那么对于这部分企业，仅用静态的结果解释企业生存期限是不够全面的。从表 3 第 (3)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贸易中介对这部分企业生存的影响最终为正效应，约提高了 25.8% 的生存概率^①。但是，实现向直接出口转换的间接出口企业仅占所有间接出

^① $e^{0.454-0.752} - 1 \approx -0.258$ 。

口企业的11.2%^①，因此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效应。

五、机制检验与扩展分析

(一) 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影响的机制检验

理论上分析，贸易中介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但增加了企业出口的可变成本，这两种贸易成本最终将锚定到企业生产成本中，进而通过生产规模、单位利润和生产率影响企业存续。考虑到上述的影响渠道是链式的，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渠道进行检验^②。现有研究还无法识别企业的出口固定成本，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生产的可变成本都会在企业生产成本中体现，并且理论分析中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的影响取决于出口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综合影响。因此，本文使用企业生产成本和可变成本刻画贸易中介的成本效应。如果贸易中介对可变成本的影响为正，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也为正，表明贸易中介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以可变成本增加为主，出口固定成本效应被抵消；如果贸易中介对可变成本的影响为正，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为负，意味着出口固定成本效应占据主导。参考符大海和鲁成浩(2021)^[40]的做法，以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之和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衡量企业成本(*cost*)，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衡量可变成本(*varcost*)。企业生产规模(*pscale*)用企业固定资产取对数表示，单位利润(*profit*)用净收入与产出之比表示，生产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lp*)表示。出口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的结构方程模型影响路径如图3所示^③。

根据图3的结果，贸易中介与可变成本显著正相关，估计系数为0.01，贸易中介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接近于0，且未通过10%显著性检验，说明贸易中介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主要通过可变成本这一渠道发挥作用，贸易中介的出口固定成本降低效应失效。企业生产成本对企业生产规模、单位利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估计系数分别为-0.017、-0.025和-0.096，企业生产规模、单位利润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显著为正，估计系数分别为-0.025、-0.019和-0.019。综上，贸易中介提高了企业可变成本，间接导致企业生产规模、利润和生产率受损，进一步对企业存续产生不利影响，假说得证。

(二) 扩展分析：企业生产率与贸易模式选择

企业需要依靠持续的利润回流和高于行业水平的生产率才能保证长久的生命力。根据上文的分析，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需要承担更高的可变成本，可变成本提高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利润增长和生产率提升，对企业存续产生负面影响。这个结果是否意味着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本身是不合理的？那么现实中为什么仍有众多

^①根据2000—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得出，间接出口企业49850家，实现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的企业5559家，约占间接出口企业的11.2%。

^②本文同时使用普通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验证，结果继续支持研究假说，限于篇幅，其他结果查阅同前。

^③限于篇幅，具体的估计参数查阅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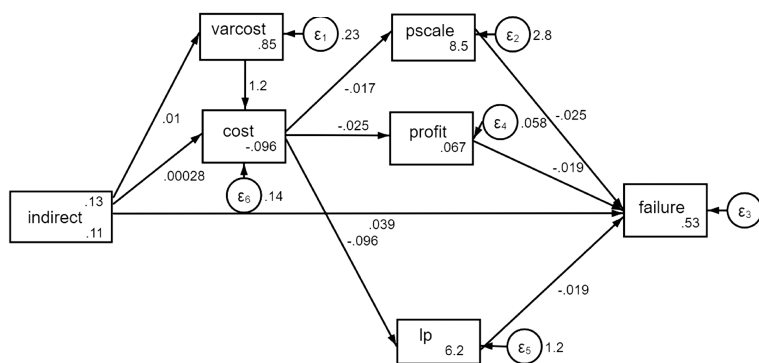


图3 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的影响路径

企业选择贸易中介进行出口而不是聚焦于国内市场？由此，借助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不利于企业持续生存的结论需要进一步分解。企业经营是动态的过程，利润和生产率在持续经营的过程中积累，贸易模式也会存在动态转换，企业异质性理论认为生产率是企业决定出口参与模式的主要因素，刘海洋等（2020）认为三种贸易模式的临界生产率构成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依据。本文认为当企业生产率达到间接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时，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将表现为正效应。参考 Defever 等（2020）构建模型进行检验：

$$\ln h(t, X) = \ln h_0(t) + \beta_1 X + \alpha X \times M + \sum \beta_{cov} + \varepsilon_u \quad (7)$$

其中， X 表示出口贸易中介， M 表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lp ），企业的获利能力直接影响生产率投资，因此用单位利润（ $profit$ ）做替换生产率的稳健性检验， cov 为控制变量。通过考察贸易中介及其与生产率和单位利润的交互项系数是否显著，检验生产率在贸易中介影响企业存续中的调节作用。如表 4 所示， $indirect \times lp$ 和 $indirect \times profit$ 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的负面影响受到生产率和单位利润的调节，随着生产率和单位利润的提高，这种负面效应将被弱化，甚至由负转正。根据表 4 中贸易中介和贸易中介与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计算： $0.385 - 0.040 \times lp = 0$ ，得 $lp = 9.63$ ，即当全要素生产率大于 9.63 时，贸易中介才会起到降低企业生存风险的作用；根据表 4 中贸易中介和贸易中介与单位利润交互项的系数计算： $0.148 - 0.338 \times profit = 0$ ，得 $profit = 0.44$ ，即当单位利润大于 0.44 时，贸易中介对企业存续产生正效应。当企业的生产率和单位利润大于上述临界值时，使用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便有利于企业持续经营。间接出口企业的平均单位利润与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 0.035 和 6.08，远低于产生正效应的临界值。当企业生产率和利润处于较低水平时，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对企业生存只能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只有 11.2% 的企业实现了出口模式转换。这一结果表明，生产率是企业贸易模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自身生产率水平选择合适的贸易模式是企业持续健康运营的关键^①。

^① 本文检验了直接出口对企业存续的影响，结果为正向作用，由于这并非本文主要讨论内容，实证结果未单独列出。

表4 企业生产率与贸易模式选择

项目	(1)	(2)
	生产率	利润
<i>indirect</i>	0.385 *** (9.933)	0.148 *** (13.044)
<i>indirect × lp</i>	-0.040 *** (-6.504)	
<i>indirect × profit</i>		-0.338 *** (-5.760)
控制变量	是	是
<i>Year</i>	是	是
<i>Industry</i>	是	是
<i>Region</i>	是	是
观测值	983 671	983 671
似然率	-2 193 533.8	-2 193 525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海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贸易中介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直接出口延长企业存续时间,但使用贸易中介间接出口增加企业生存风险,缩短企业生存时间,克服企业选择问题后,结果保持稳健;(2)与直接出口的出口效应不同,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扭曲了可变成本,限制了“出口中学”效应,使企业面临更大产出波动,这些都限制了企业利润提升和生产率改进,进而不利于企业持续生存;(3)无论是内销企业还是间接出口企业,其实现向直接出口转换都表现出较高的生存率,但现实中,间接出口企业中仅有11.2%的企业实现了出口模式的转换;(4)贸易中介对间接出口企业存续的负面影响是由于企业生产率未达到间接出口的临界值,本文的结果表明,依据生产率选择贸易模式是企业参与国际化的正确策略。

为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与生存能力,对我国政府而言,第一,应出台相应的引导政策,对国内出口企业做出相应引导,避免企业为出口而出口;第二,对内应鼓励间接出口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吸收能力,对外应鼓励企业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降低出口固定成本,促使企业在实践中获取出口知识,提升盈利能力;第三,对本土企业而言,应依据自身生产效率选择合适的贸易模式,未达到间接出口阈值的企业应关注国内大循环,深耕国内市场能够有效赋予其更长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盛斌,毛其淋.贸易自由化、企业成长和规模分布[J].世界经济,2015,38(2):3-30.
 [2] 吴清扬,姜磊.工业企业自生能力与存活时间: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经济评论,2021(4):96-113.
 [3] 于娇,逯宇铎,刘海洋.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概率:一个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5,38(4):25-49.
 [4] 吴小康,于津平.外商直接参与、间接溢出与工业企业生存[J].国际贸易问题,2014(4):126-135.

- [5] 蒋纳,董有德. 对外直接投资与境内生存扩: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 (5): 107-119+136.
- [6] AHN J, AMITI M, WEINSTEIN D E. Trade Finance and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 (3): 298-302.
- [7] DEFEVER F, IMBRUNO M, KNELLER R. Trade Liberalization, Input Intermediarie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0, 126: 103329.
- [8] 綦建红,李丽. 贸易中介研究的最新进展与评述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 (2): 167-176.
- [9] 毛毅. 企业间接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实证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 (12): 48-56.
- [10] 诸竹君,黄先海,余骁. 出口模式与企业加成率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理论与实证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 (1): 105-120+137.
- [11] DZHUMASHEV R, MISHRA V, SMYTH R. Exporting, R&D Investment and Firm Survival in the Indian IT Sector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6, 42: 1-19.
- [12] NAMINI J E, FACCHINI G, LÓPEZ R A. Export Growth and Firm Survival [J]. Economics Letters, 2013, 120 (3): 481-486.
- [13] WAGNER J. Exports, Imports and Firm Survival: First Evidence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Germany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3, 149 (1): 113-130.
- [14] 许家云,毛其淋. 中国企业的市场存活分析: 中间品进口重要吗? [J]. 金融研究, 2016 (10): 127-142.
- [15] 刘海洋,林令涛,李倩婷. 进口中间品与中国企业生存扩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 34 (12): 58-75.
- [16] 李淑云,李平,许家云. 进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8 (1): 140-157.
- [17] SPULBER D F. Market Microstructure and Intermedi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6, 10 (3): 135-152.
- [18] 铁瑛,刘逸群. 贸易中介、信息不对称与不稳定出口关系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12): 107-126.
- [19] CROZET M, LALANNE G, PONCET S. Wholesal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3, 58: 1-17.
- [20] LU J, LU Y, SUN Y, et al. Intermediarie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Exporting Behaviour [J]. The World Economy, 2017, 40 (7): 1381-1404.
- [21] ABEL-KOCH J. Who Uses Intermediar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Survey Data [J]. The World Economy, 2013, 36 (8): 1041-1064.
- [22] BERNARD A B, JENSEN J B, REDDING S, et al. Wholesalers and Retailers in US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 (2): 408-413.
- [23] FELBERMAYR G; JUNG B. Trade Intermedi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porter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9 (4): 634-648.
- [24] 刘慧,綦建红.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出口: 贸易中介是缓冲器还是推动器?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 (4): 60-74+136.
- [25] PONCET S, XU M. Quality Screening and Trade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China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26 (1): 223-256.
- [26] AKERMAN A. A Theory on the Role of Wholesal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ased on Economies of Scope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8, 51 (1): 156-185.
- [27] 蒋冠宏.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方式选择 [J]. 财贸经济, 2016 (5): 106-118.
- [28] 戴冕,余森杰. 企业出口前研发投入、出口及生产率进步——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J]. 经济学 (季刊), 2011, 11 (1): 211-230.
- [29] 张楠,吴先明. 出口行为、企业规模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 (5): 42-56.
- [30] BAI X, KRISHNA K, MA H. How You Export Matters: Export Mode, Learning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4: 122-137.

- [31] 唐跃军. 供应商、经销商议价能力与公司业绩——来自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 (10): 67-76.
- [32] 刘海洋, 高璐, 林令涛. 互联网、企业出口模式变革及其影响 [J]. 经济学 (季刊), 2020, 19 (1): 261-280.
- [33] NAMINI J E, FACCHINI G, LÓPEZ R A. Export Growth and Firm Survival [J]. Economics Letters, 2013, 120 (3): 481-486.
- [34] 刘卉, 王永进. 代销出口与企业的生产率动态增长——基于动态结构模型的分析 [J]. 经济科学, 2021 (2): 47-58.
- [35] 谢申祥, 范鹏飞, 郭丽娟. 互联网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与异质性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 (3): 140-159.
- [36] 康妮, 陈林. 行政垄断加剧了企业生存风险吗? [J]. 财经研究, 2017, 43 (11): 17-29.
- [37]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 (6): 1695-1725.
- [38] NEUENKIRCH M, NEUMEIER F. The Impact of US Sanctions on Povert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1: 110-119.
- [39] HECKMAN J J.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79, 47 (1): 153-161.
- [40] 符大海, 鲁成浩. 服务业开放促进贸易方式转型——企业层面的理论和中国经济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7): 156-174.

Do Trade Intermediaries Prolong the Survival of Local Firms — A Study Based on China's Micro Export Data

GE Xinting XIE Jianguo

Abstract: Trade intermediaries provide indirect exporter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foreign trade, nevertheless, the impacts on firm survival may differ due to the different export effects of indirect and direct exporter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Customs database and industrial firm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rade intermediaries on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local firms using a survival analysi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irect exporters not only fail to benefit from overseas markets, but also damage corporate vitality, while direct exporters are able to reduce the survival risk.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a switch from the indirect export mode to the direct export mod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irm survival. Mechanism tests suggest that trade intermediaries lead to an increase in variable costs of indirect exporters, which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roductivity and unit profit of firm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survival risk. Our conclusion indicates: (1) for firms that do not reach the indirect export threshold, trade intermediaries only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firm survival, so the right strategy for local firms to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s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trade mode based on their productivity level; (2) relying on trade intermediaries to export indirectly is not a sustainable long-term strategy, and the only way to gain advantages in the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to switch to the direct export mode and deeply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market.

Keywords: Trade Intermediaries; Trade Modes; Firm Survival

(责任编辑 张晨焱)